

温馨家事

杨金榜的“哄人经”： 家人开心 我才开心

□记者 闫卫利 实习生 万亚楠 文/图

老城区居业家园小区周围的居民中流传着一段佳话,孝顺的杨金榜忍受敲腿骨之痛,只为让老父亲开心。如今,他又担负起照顾老伴儿的重任,继续哄老伴儿开心。



杨金榜和老伴儿

1 忍痛让父亲敲腿骨

杨金榜今年76岁,身材高大,略显瘦弱,头发花白。看到洛阳晚报记者,他说,我没什么值得采访的,我对亲人照顾得还远远不够。

1994年的一天,杨金榜的老父亲突患脑梗死病倒在床上,经过治疗,虽然命保住了,但父亲却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,头脑混沌。杨金榜和兄弟几个轮流伺候,老父亲却只喜欢杨金榜照顾,因为他最有耐心,照看得最贴心。

夜深了,杨金榜给父亲做完全身按摩,和衣躺下,眼皮还没合上,父亲就喊道:“榜(杨金榜的小

名),捏捏腿。”杨金榜连忙起身,再给父亲捏一遍。老父亲没有时间概念,经常半夜喊,该吃饭了怎么没人给他端饭。杨金榜知道老父亲不饿,就耐心哄他:“你刚吃过饭,再吃就撑着着了。”“谁说的,到时间就得吃饭。”见劝不动,杨金榜只好说:“那我去给你端饭啊!”说着,杨金榜出去用开水冲一点儿奶粉端去,让老父亲嘴里沾点东西,让他以为已经吃过饭了。

这样的日子让杨金榜常常失眠,有时一个月都睡不了一个囫

圪觉,但他还是像哄小孩儿一样耐心哄父亲。父亲病后一直很烦躁,就拿杨金榜宣泄。一次,杨金榜给老父亲讲故事,讲着讲着,老父亲突发奇想说:“榜,我想敲你的腿骨。”杨金榜说:“老爸,敲腿太疼了,我要走不了路就伺候不了你了。”老父亲不依不饶,非要拿着拐棍敲腿骨,杨金榜只好咬着牙让老父亲敲,敲完后,杨金榜忍痛继续为老父亲讲故事。

就这样,杨金榜照顾病榻上的老父亲5年,直到父亲去世。

2 用心为老伴儿唱戏

刚送走父亲没几年,杨金榜的老伴儿李巧存患脑溢血倒在病床上。杨金榜又挑起了照顾妻子的重担,这一挑又是六七年。

为了让老伴儿尽快康复,杨金榜跟着医生学按摩,每天他搀扶着老伴儿去锻炼身体,回家给老伴儿按摩。

李巧存语言表达有障碍,有时咿咿呀呀说半天,别人也听不懂一句,李巧存很恼火。杨金榜会很耐心地根据老伴儿的生活规律猜出她需要啥。李巧存喜欢听杨金榜唱

戏,杨金榜一开唱,她就会笑呵呵地跟着哼唱。为了尽快让老伴儿恢复语言能力,杨金榜就时不时地给老伴儿来一段《朝阳沟》《卷席筒》让她学,他还经常为老伴儿来一段情景表演,逗她开心。如今,李巧存的语言表达能力基本恢复。在采访现场,杨金榜一拐一拐地给我们学了一段雨中瘸子和村民的对话,瘸子的走路姿态、面部表情,杨金榜模仿得活灵活现,大家都被逗得前仰后合。

这样一个至真至纯、把欢乐带给别人的人,谁也不曾想到他身患尿毒症。不愿接受命运安排的杨金榜一边照顾老伴儿,一边四处求医,坚持吃中药,目前,他虽然身体有些不适,但整体状况良好。

“对病人就得像哄孩子一样,哄开心了,气儿顺,身体就好。我也得把自己哄开心,保持心情舒畅,才有精力把老伴儿哄好,照顾好。”杨金榜说。

再上学堂

阴雨天也能 拍出好照片(下)

阴雨天拍摄有三点需要注意。

一、器材的选择 阴天拍摄时有两个基本问题:一是光线较弱,导致快门速度降低;另一个就是由于光线较暗导致色彩还原不佳,拍出的照片颜色不漂亮。所以,在器材上要考虑使用三脚架和闪光灯。

二、景观的选择 阴雨天在室外拍摄,由于景物明暗差别小,拍出的片子很容易出现色彩黯淡,甚至灰蒙蒙一片的问题。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,拍摄时尽量避免拍摄同一平面的物体,而应选择具有前景、中景、远景的景观。这样,根据近浓远淡的规律,可以尽可能地增大景物间的反差,利用景物的色彩形成层次感,从而增强画面视觉冲击力。

三、构图注意事项 阴天拍的照片,常见的问题是上半部是灰蒙蒙的天空,这样画面的灵魂就失去了,使观者不明白你要表现什么。构图时不要让灰蒙蒙的天空占据画面较大面积,这是阴天摄影的一个重要原则。可以使用长焦镜头或者从稍高的角度俯拍。

本版开设以下栏目:《再上学堂》《我拍爸妈》《淘宝晒宝》《往事追忆》《怡情乐园》《闲话茶馆》《老片新照》等,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或提供线索。线索征集热线:15137956968。

春天里的温馨一幕

我拍爸妈

□王若水 文/图

这张照片拍于2011年的春天。

那天,身体虚弱的父亲,被家人搀扶到藤椅上晒太阳。母亲说,趁着天气好,给你爸刮刮胡子吧。话虽这样说,母亲却不让我们动手,怕我们笨手笨脚伤到父亲。她端来热水,给父亲擦

了脸,又在胡子上抹上香皂,用热毛巾捂了一会儿,就开始用剃须刀刮胡子(右图),剃须刀是那种老式的,母亲小心翼翼,一会儿就刮好了。

父亲身患多种疾病,行动不便,理发、刮胡子也无法到理发店去,母亲就买来工具,学会了

给父亲理发、刮胡子。父亲生病七八年来,母亲精心照顾,每天都把父亲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这张照片是父亲和母亲最后一张合影。没过多久,父亲病重再次住院,出院后,他一直躺在床上,彻底不能动了。一年后,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